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夫眷中以文章顯于吳楚諸公間九燕遼沈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寧皆其筆也興定中開開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頴曾公道遥樓額入京師予回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道遥閒閒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何當為第一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
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間之伯佐南申王
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紀滕秀穎趙
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
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叔
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然邊
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
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欒少尹仲容胥莘公和
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
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
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
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
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
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
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
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綿
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塟獲鹿西北三十里之
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莊焉次為左正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羲叟即給事中之第五
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
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叅知政事致仕黄中次高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
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
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齡之
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
謙出叔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
之子滉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因而家焉文
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藥聞選將以
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尚
書戶部侍郎儒節嘗著勸勞姪脩進書與滄州君
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
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
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燁門五年
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
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
玄之句節令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曾而下
有言行文筆見于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于孫文
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

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
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就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
戚里之家凡弟補遺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
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
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
福也太平興國寺災丈元以易春秋進戒門言近
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
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御史建
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
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
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
昊歸石元孫議賜死丈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
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邵州州新去湯
火殺傷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君民君
建白都統府嶺出金帛贖生口由戚獲而良者凡
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統中改陝西
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
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拯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
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邵衆聚君

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塟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比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佗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捄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illegible]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illegible]位史官乞回宣宗實録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illegible]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回誣

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
主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
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
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
顏色問及時事輙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
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illegible]詩云
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
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
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孤南候極星公
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
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
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閤門凡某京師用
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
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illegible]進士
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
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
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
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
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

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迁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崇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閻內翰一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尚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

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蘇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摽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穿怦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杜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泊之望哉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真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牕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双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

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双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
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
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
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胯弓刀一
功曹抱案牘拱楫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
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匙
赤躰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
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鉄繩挽龍怒
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
使者恭揖白事鬼卒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
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
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吊面視
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
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為飾綠琉璃塼為地女學
士三皆素錦帕首角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
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

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几裳者皆有双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綬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人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鞘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蕖鷄鶒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籐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着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林林

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董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為裙坐方牀繒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裹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倫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双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挑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綉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双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眷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羃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蹇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

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珠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白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州渚之想大縣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牛喪亂二十年唯有荊榛瓦礫而已

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頹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白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峰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黃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

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絕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予與解裴面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益於滎洑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太河終能獨

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録之珎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顔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金線次之。珎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鉛珎墓誌珎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巴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塟岮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岮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掞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掞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

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醻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于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志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有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躰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惠朗侍從至朗能草肄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皐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

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牓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双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双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朶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

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
者抑覓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
文蘇轍于由吳拭碩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
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
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搠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
遂登天門岳頂四峰白秦觀自觀越觀廟觀秦觀
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
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也、
疑是太史公考辨問之州人云嘗有地鷄宿山下
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晓與下地
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
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
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
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
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朱元四觀青帝觀有
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
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
棗有嵓嵓亭山水自溪磵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
山石樓上以尊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扉而濁
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絶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

宋封杞壇合杞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
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克
黑帝青帝赤官九宮貴神合杞官右諫議大夫仲
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
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
堅整若三山憐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
有頽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萬里山山坡陀地中如
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
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
王欽若陳堯叟陵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落
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二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
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舊兩先生祠堂堂承旨
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
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
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政甲乙院亦有碑又
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
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
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嶧縣初約定襄李

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
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
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
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弃官學道築環堵而居
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
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
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
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
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
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
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
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
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
得松聲滿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
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華老閻德潤
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
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
闌楯之下山空夜寂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
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
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孚

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奪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觀黃冠者至梁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統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憧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珎所造思珎殆學究之類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兒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貿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

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在所長官量事
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
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
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
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
以胤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
馮通玄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
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
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
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上昇
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旨有敕書碑唐以後
荐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
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
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
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
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蔓樹北有王母
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蔓池蔓與參同
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

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蕩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柯士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共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録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州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右詩十韻云醉走白騶來倒提銅尾秉引簡碧眼奴檐着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坪不讀黄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靈琴去上关蓉頂吴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開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皐仍自寫真其麥撮楪書龜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九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八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卿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為一

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膽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火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

毛氏村其後又迁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
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
諱珎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
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
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
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
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
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
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
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
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
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
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
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
于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
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
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
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
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
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

女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維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糧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輦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通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冕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通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卯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閒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曰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家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衣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蔽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三者矜人道為

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
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
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
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為厭勝之術戀
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
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馬承聖自作冢棺
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
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
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
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為
殷重吾意子頴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
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
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璋
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
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林讀書知義理貞稟靜
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先承旨世
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文顯之及見之
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
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悍獨并小弱為思義養于家

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枚
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
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東宮
悵遠大將軍沐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
事不問乃為其弟婭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
此家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
六十八云

樊侯壽家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公積官服民政者垂二
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
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
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
之情盡且欲作壽家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塋
家師卿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
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
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
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戮者
慰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鬥轉戰

逐比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閉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蝼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覇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櫬置黃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

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晚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

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崕其上可刻若乃
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
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
本數年迨是而成曰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
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
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
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
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
如捍頭目盖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
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
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
必皆趨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
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
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
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
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
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
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謦咳嚬
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
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

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
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
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
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辭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
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
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厨爲庫廐凡三年而寺
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
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帝社而寺居其上游東
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偎麾刼立莫
可梯接僊人諸峰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
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絡脉下屬至白馬
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
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
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窻夕扉萬景岔入廣一
攬而洛西之勝盡盖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
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
里根結磐立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
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

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之觀至于公宫
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
不能前世十分之一下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
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
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
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警後
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
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
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
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
居空室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
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
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云月望日前内
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普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
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
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錢致糴餘恐以利
心而妨道業新發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
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

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
爲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
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
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
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
始局事之備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
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
言皆與雅淵奧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
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摯專而業
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
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
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不因
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
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
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
老歲月于參朮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
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
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
治藥不必皆良尪床而當靡蕪蘇苑而亂人參昌

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侄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干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盖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

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
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荊棘瓦礫地甓來
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
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
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從佛陁以爲歸宿
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
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
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
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于此者
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迨庫廐粗有處所而其
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
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
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哀其
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
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
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騫飛煥若神明
顛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
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刼
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
熾盛光而照臨之願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

況乎天雲借潤晨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
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
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
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
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繄吾子是待幸有以贊
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
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
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
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許雅初受具王山
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裹粮千里以巾侍自
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
他人無與此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爲
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
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
進買地于蒋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
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
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
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

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名京師適
與顯惜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
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未
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
往來于心也中間之秋見淨文于山陽蓋自河南
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京寺
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鄙氏耳予
欣焉為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嚴然山谷間至今為
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劫
子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
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
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
為清涼之嚴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皇帝掌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
所以修光寵廣庸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詔闕拜章
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
制書賜可且命龕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婿婿宣差
提領郭侯奉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余二十幅於宛

乎相好備具有頤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頤謂郭言　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達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寔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崎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蕆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廐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為題牓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誘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蹷從事故衆務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隱粥魚齋

皷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　恩綸褒
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
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
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
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
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
群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
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
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
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
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
有爲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
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閡者我願
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
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
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
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
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
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

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冊揄揚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

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廢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

比之玄元像則博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營以七聖為額是舛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永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二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鄜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永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後歲月不絕追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記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此興復之大略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沖謂予言其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茅計所成不能前

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志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
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
經見亦已多矣晨表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
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
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
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
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
者項輩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
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世
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隮可以盡山川
之勝古木蔽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
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
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
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
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
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
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
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
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
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

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求久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于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衣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平家

人致謁師瞑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
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
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
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
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
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
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齊于
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裝
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
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
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
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冀今
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
功凡寂然亦為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
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
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
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
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
君于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
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

盖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盖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廐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城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僊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僊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

高而終為高所卑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陳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邦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

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窕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

殿禳禬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廐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其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illegible]幸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徤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俟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破投杖之龍世徒

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欵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

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子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

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符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名。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乎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鼻連屬於華蓋峰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僊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郡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廐。以次而具。歷兵亂

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鄭平陽人淳素有守
披荊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
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
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
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
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
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
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成之秋予客濟
上守素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
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
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
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為介故為記之予
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為
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
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
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
遺俗渺翩翩而獨往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
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胷中寧若世之
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徉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
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

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閒雲軒羽盖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頤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遠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為曹未嘗

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因着喪面敗
絮自累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
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
都真境自昔閟衍悼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
枚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
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
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 •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
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
戶部真卿貢宗室容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
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
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
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
其餘頓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五餘

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令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

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
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
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
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
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
參朮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
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
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
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
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
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
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
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
已意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
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
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
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
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唐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

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佗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閑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胷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

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樸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録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子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閏月記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録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屢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意舉要曆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温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閑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頗雖功業未窺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瘠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奥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

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祕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總十一耳而公既爲成書上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羅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本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

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
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
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
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
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
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
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
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
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
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
籍之在天下有揀字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
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吳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
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
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
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
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愽覽強記九經得註
率首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
文賦華贍有聲場屋問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
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
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

某叙

拙軒銘引

左韓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初心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共嗤黜以爲不智事業之卽陋風俗之薄悉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

朝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瀟湲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之語夫能至於安下順風清弊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密國公韓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

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京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入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官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華倉卒[illegible]以乏單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illegible]朱巨觀學詩龍嵓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監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駢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

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
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耿及論二王筆
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
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
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
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
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身
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
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
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

公代行香公多預焉文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
於墻馬上官人病且疰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
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
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圖故國
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閑識者聞
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
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
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
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林當顓面正朝之任長轡遠
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踈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孛德雖議和孛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辨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守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

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當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子君瑞嘗仕爲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鏝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illegible]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繫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
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
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
唯當破此琴爲烏鵲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
好之乃有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亮實

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
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
之名山以待其人并司空表聖最爲通論云四海
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

引歲丁巳孟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有寶客集今
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
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
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

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
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
輒變化別不一其体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
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
槁項黃馘一鄧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顓門有首
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
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
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
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鬆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
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
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
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
必懽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
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轡
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
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令
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
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
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
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

東兀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行道其所成就頗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候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

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襹襶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

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噴嘖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

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夫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于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忠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迹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導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生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時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干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

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妬無爲佻敵謗傷無爲聾俗鬨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筭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体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体亦豈可以宮体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

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見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其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十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冬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況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為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盌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詎記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

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嫣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語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不犂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沉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迯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儉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

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穠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交之故每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摯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鮮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

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行稍殘雪墮氷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薄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臈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illegible]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稍鵲憂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

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珎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洛中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為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砉砉俊快保其羞而不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候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

求了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賫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閑頭白遲之句大為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為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為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

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為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為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恠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為工鈍滯僻澁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為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

尋常最奇嶇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
傷嚴近寡恩唐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澁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蓋屢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纍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為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斐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在文字唐賢所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之卓見其沂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窅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為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耳假使參寥子能作郡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枯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幸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坐寒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霤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為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憲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憂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九詩僧第一無媿百年閑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為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為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已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為序引

試為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芽中別為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illegible]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為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録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燹宛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君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為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録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覊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

漢遂有彼彊此界之限姪摶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八餘烈賢儁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為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録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為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為詔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言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為多而誇亦不少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為世所知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襍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園予為東曹都事

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録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柰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録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

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為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躊躇廉謹死心於米塩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為奇士為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為名臣奇士以千載自

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閒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為具從賓客游仲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

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
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
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
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
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如季子之百
金行盡釋射鈎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
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關魂九招而九散見銅
馳之荊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擣見
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
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
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
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為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為　長樂宮之湯沐邑且
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
之間　鶴書特徵與　鳳尾諾之所招致眎他郡
國為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
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

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為業真積力久故胷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之一言

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為潤色延見故老綱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鴈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為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于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嬰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髮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究霜夏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裙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挏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為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

才奚用是則為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為
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卯而求時
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
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
臺勸為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月新興元某引

寒食虞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
曰靈泉阻以絕磵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
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
棲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
山如几按間物嵒花錯綉群鶯下上雲光金碧林
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
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
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
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為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
工許汜求田乃為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
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閑曠叩須我交天
與之時兵厨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謔
間作磈磊一空倒蔟有佳境之餘食苹無此時之
美一之為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

畫短謫仙所謂醉盡蒼梧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絶唱留於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其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

慈明與瑯瑯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賓顗禪師瑯瑯而下亦十餘世得

虛明亭禪師玄賓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絶嗣而不傳虛明急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凉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為虛明作墓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為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為虛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輦有偈云以塔為身以鈴為舌萬仞岡頭橫説鋭説予為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為書之蓋師家父子為時賢所

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
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徽之有言若佛法師
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
原元某引

曇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
其法兄弟萬壽曇和尚頌古百則語錄余題端余
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慈山李先生燕
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為萬松老人號稱辨
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
士之日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為名父之子雖
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曇於是中猶為上首其語
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
俱嘗以論墨作佛事而山谷為祖師禪東坡為文
字禪且道曇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
亦嘗贈萬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
是詩家切玉刀曇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
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水壺先生風
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
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

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盖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舉易所降屈并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盖不能

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
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
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
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
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
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
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
甘澹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群
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
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

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
及胗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
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
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
之藥捄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捄白虎
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
大寒非大熱何以捄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
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
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瞖暴
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

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醫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醫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瓜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

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廼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盖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閑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言之曰吾元氏由靖廟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

將然其舉于胷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
望為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問病
患瘡瘁為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夏
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术藤桂之下好事者有祕
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
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
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
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
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乎
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羨其已試
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
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鬪以人命為輕者故
為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中州集引

商右司平叔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魏邢州元道所集平叔為附益之者頗稍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東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沒而無聞為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於所

錄者為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見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
元好問裕之引